

初月樓論書隨筆

吳德旋 著

中華書局

初月樓論書隨筆

清 宜興 吳德旋仲倫著

十年前見楊少師書，了不知其佳處何在。近習步虛詞數十過，乃知後來蘇、黃、米、董諸公，無不髣髴其意度者。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，可稱妙喻。然涪翁又云：今人見楊少師書，口是而腹非也。在宋已然，何況今日。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，卽以此當出世法矣。

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。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，此言非也。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，而加以縱逸，固是大令筆。少師筆意直接右軍，而不留一迹。董華亭謂其古淡，非唐人所及，可稱篤論。

董華亭云：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。蓋勝國時萬曆以前書家，如祝希哲、文徵仲之徒，皆是吳興入室弟子。徵仲晚年學山谷，使一步不敢移動，正苦被吳興籠罩耳。希哲狂草，雖云出自伯高，藏真而略無遠韻，但可驚諸凡夫。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。

永興書渾厚，北海則以頓挫見長。雖本原同出大令，而門戶迥別。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，遂致兩失。集賢臨智永千文，乃是當行，可十得六七矣。

本朝書家，姜洪園最爲娟秀。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，但未縱逸耳。香泉、天瓶，當時並負盛名，而凡骨未換。較之明季孫文介、倪文正諸公，不逮遠矣。

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。初學董香光。繼學李北海。後乃出入顏清臣、蘇子瞻、黃魯直。能掃盡世俗繆種流傳見解。可謂書之豪傑。惜其未參褚河南、楊少師筆意。氣息稍粗。而有時肌理細膩。則又涉於凡艷。書品不無小減耳。然其沉著痛快。固是一時無兩。

魯斯嘗謂余云。作書草率最難。余初不解其說。後學懷素小千文。略得草率之意。學右軍十七帖。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。於魯斯之說。仍不能無疑。近學楊景度步虛詞。乃知草率者。細淨之至也。恨不能起魯師而一問之耳。

十年前余在揚州。與安吳包慎伯論書。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。而余極好之。然余學書在慎伯後。未敢與之爭。近慎伯來陽羨。與余復相見。論書亦推服顏行。自悔前言之失。示余以所著述書三篇。妙論層出。予所見能書之士。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。惟於魯斯多微詞。且不無過當語。倘所謂責賢者備之意耶。

慎伯論書。於唐人後推東坡。思白二家。其言以爲東坡雄逸。思白簡淡。非餘子所及。此見極與余合。慎伯又云。學蘇須汰其爛漫。學董須避其刁疎。汰爛漫則雄逸始顯。避刁疎則簡淡乃真。斯固然矣。予謂爛漫刁疎。在彼二家病處。亦覺其妍。但恐學者未得其妍。先受其病。不可不知耳。

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。魯斯愛憚南田書。謂其意趣勝香光。自成過論。南田所用。只是河南一家法。香光能集會稽、平原、少師諸家之長。決非南田所及。近見王石谷書。淳古似楊忠愍。而不以書名。想亦爲畫所掩耶。

慎伯謂自柳少師後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。論亦過高。米海岳九歌、趙松雪黃庭內景經，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。但其他書不能稱是。遂爲識者所輕。文徵仲黃庭經，亦與右軍原書酷似，但恨用筆太工巧耳。

惲南田云：褚米一家書，學米先須從褚入。余謂學褚有得，自可不須學米。米小行楷書，固出於登善，亦只哀冊一種耳。若枯樹賦、公孫宏傳贊、蕭淡之筆，海岳終身不解也。東坡金山詩，出入河南、少師、平原，真有淡不可收之妙。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。慎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，斯言得之矣。

明人中學魯公者，無過倪文正。學少師者，無過董文敏。作者雖多，兩雄爲最矣。爲二公開先者，其惟楊忠愍乎？董香光論書，盛推米海岳。海岳行草，力追大令、文皇，以馳騁自喜，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。香光平淡，似爲勝之。近時諸城學香光，而益加適厚，然略不肯馳騁，遂極詆海岳。書家所見不同如此，孰爲正其是非耶？

米元章公草書，不入晉人格轍，徒成下品。此論極是。然唐人草書，無不學大令者。大令狂草，盡變右軍之法，而獨闢門戶，縱橫揮霍，不主故常。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，入佛入魔，無所不可，可稱妙論。余謂大令草書，雖極力奔放，而仍不失清遠之韻。伯高藏真筆力雖雄，清韻已失。學之者愈似而愈離。黃浩翁所云：高閑以下，但可張之酒肆也。元章力追大令，而就其合作，僅堪與孫虔禮抗衡，以爲入晉人之室，則猶未耳。

董香光云：學柳誠懸小楷書，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。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，終囿于右軍，未若柳之

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。被退谷一語道盡。但娟秀二字。未足以概香光。孫虔禮書譜云。不激不厲。而風規自遠。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。

韓退之石鼓歌云。羲之俗書逞姿媚。姿媚書家之病。昔人論之詳矣。退之性不喜書。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。且意欲推高古篆。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。後人誤看。遂若右軍之書。真逞姿媚。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。非惟不知右軍之書。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。孫退谷以華亭娟秀。謂囿於右軍。已非篤論。况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。

劉諸城云。松雪自當爲一大宗。卽或未厭人意。然究無以易之。此就元人而論。謂鮮于、康里諸公。皆非松雪之匹耳。若以辭害意。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。豈以諸城之智。而出此耶。

李西臺肥而俗。僅勝周越耳。其時蔡、蘇未出。遂擅書名。東坡筆力雄放。逸氣橫霄。故肥而不俗。要知坡公文章氣節。事事皆爲第一流。餘事作書。便有俯視一切之概。動於天然。而不自知。吳匏菴亦步亦趨。尙未足以語於離形得似之妙也。

余所見坡公法書。定以金山詩爲最。蓋公書務顯筆力。亦恨太盡耳。然學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。而遽求含蓄。雖日習右軍之書。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。竟何益哉。

昔人評歐陽率更書。如金剛努目。大士揮拳。虞永興能中更能妙。妙中加妙。二家之書。余實未敢定其優劣。涿鹿馮銓。謂虞則內含剛柔。歐則外露筋骨。君子藏器。以虞爲優。此言非也。歐亦剛柔內含。學歐而不待

其筆乃有露骨之病。學虞而不得其筆。又豈無肉重之失耶。

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。論亦有理。坐位帖尙帶矜怒之氣。祭姪稿有柔思焉。藏憤激於悲痛之中。所謂言哀已歎者也。

張司寇書名最烜赫。其筆力沈鷲。信足追步香光。而氣韻遠不逮矣。姜洪園何義門。氣韻與香光爲近。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。甚矣斯事之難也。

東坡自云。余書盡意作之。似蔡君謨。稍放似楊風子。東坡於少師。神似非形似。觀其筆勢。殆可伯仲。君謨學平原。而出以恬和。和能入雅。恬亦近俗。較之東坡。殊爲遜矣。

學楊少師書。如讀周秦諸子。乍看若散漫無紀。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。其於詩。則陶靖節也。王右軍如史記之文。變化皆行於自然。其於詩。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。

董思翁云。作字須求熟中生。此語度盡金針矣。山谷生中熟。東坡熟中生。君謨元章。亦尙有生趣。趙松雪一味純熟。遂成俗派。惟黃庭內景經。生意迥出。絕不類松雪書。而世亦無問津者。

松雪行書。以天冠山爲最。北海肖子也。世人艷稱民瞻十札。已屬次乘。梅花詩則自鄧無譏矣。

吾鄉蔣盤初先生書。兼用永興河南法。品格最近蔡端明。草書學藏真而少加收斂。位置當在祝希哲上。吳大來以平原爲宗。書特蒼鬱。曹洪思稍嫌單薄。而意趣頗似楊少師。如陽羨茶味雖不濃。而色香殊勝。戲鴻堂所收玉潤帖。當是元章贋作。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。故往往爲所蒙蔽。而諸家石刻所收晉

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贋本爲多。

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。張果亭、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。豈得以其人而廢之。

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。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。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。然太常在當時已擅盛名。學如牛毛。成如麟角。詎不信歟。

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。然韻趣小減矣。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。韻莫勝於東坡。可以補唐人所未足。

山谷小行書自佳。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。故足與坡公相輔。大字學瘞鶴銘。骨體峭快。而過於豪放。亦成一種習氣。學者貴於慎取。不可遂爲古人所欺。

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。卽好東坡。思白二家。然苦無人處。學淳化閣帖。愛大令。文皇之馳騁自得。而益迷其源。自是汎濫於唐、宋、元、明諸家。十有餘年。而私心所好。仍在東坡。思白。世人賤近貴遠。以時代判優劣。輒卑視二家。而卑無高論者。則又以趙松雪爲義皇上人而已。近聞慎伯之論。予所信益堅。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。步虛詞。日習一過。覺於蘇、董二家意趣。時有所會。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

近人之書。劉諸城渾厚醇實。自足名家。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。幾欲突過諸城。山堂作書。如以墨汁傾紙上。又時似枯籐之挂壁。思翁暮年神境也。世人於筆法墨法。皆所不講。而務求勻稱。見此等妙蹟。鮮不

嗤惟有志之士。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。惟求有以自信。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。十數年前。見吾鄉吳味泉書。輒愛玩不能釋手。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。近覺其有不足處。蓋行筆學平原。而未能透露香色。反不若馮斯。

學趙松雪。不得其訣。斷無從下手。卽有真蹟臨摹。亦須先植根柢。昔之學趙者。無過祝希哲。文徵仲。希哲根柢在河南。北海二家。徵仲根柢在歐陽。渤海。此如學六朝駢麗文。須先讀得漢書也。豈惟松雪不可驟學。卽學元章。思白。亦易染輕綺之習。魯斯嘗云。不學唐人。終無立脚處。誠哉是言。

書家貴下筆老重。所以救輕靡之病也。然一味蒼辣。又是因藥發病。要使秀處如鐵。嫩處如金。方爲用筆之妙。臻斯境者。董思翁尙須暮年。而可易言之耶。余學書幾二十年。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。而又不肯安於小成。故數數從業。至今日乃覺有悟人處。倘亦禪家所謂漸脩頓證之候乎。然質既駑弱。功名尙淺。能知之而不能至之。而二三同志。年齒後於余者。以予爲識途之馬。相從講論。異時必有造其極者。然後以余言證所得。而信其不誣。則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。不爲虛枉矣。

予昔家居作此。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。裝成長卷。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。子香不肯與。別錄楷書一本贈焉。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。子香遺墨也。子香卒後。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。道光辛卯。在四明館中。理舊篋。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。復自書一過。追思往事。忽忽十有餘年。而予以臂痛廢學。亦且十年。年愈增。歲月愈促。老大無成。彌用自媿而已。